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

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

第二谎言

(瑞士) 雅哥塔·克里斯多夫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期限表

期限表书

第 最后之日期本书必须归还

言

[瑞士]雅哥塔·克里斯多夫 著
史建军 译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三谎言/(瑞士)克里斯多夫(Kristof, A.)著;
史建军译. —北京:印刷工业出版社, 2001
(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)
ISBN 7-80000-404-X

I. 第… II. ①克…②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瑞士—现代
IV. I52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42797 号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87 字数:12000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1-500

ISBN 7-80000-404-X/1·13

定价:4500.00 元(全套四十卷)

内容简介

战争产生罹难，制造血腥。

战争摧毁人性，吞噬生命。

因而人们痛恨战争，渴望和平。

我们很难忘记二战给世人造成的巨大灾难和苦痛，本书就是以二战及战后的中欧为背景展开描写的，把战争造成的种种不幸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《恶童日记》硝烟弥漫，为躲避“大城市”的战乱，孪生兄弟被送到边陲小镇。那里缺少文明，没有仁慈和道义，有的只是怪异、残暴、野蛮和恐怖，但那里却有他们“可亲”的外婆——别人喊她“老巫婆”。这个外婆粗鲁、齷齪、缺少人情。他们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，他们需要直面惨淡的人生，这需要有生的欲望和活的勇气。

他们将怎样存活和选择？

他们开始练习忍受皮肉之苦和心灵之痛，渐渐知道如何生存和“说谎”。他们每天在厚厚的大记事本里忠实地纪录所见所闻……

《二人证据》烽火渐熄，孪生兄弟却要忍痛别离，一个跨越边界流亡到另一个国度，一个留在了贫穷的祖国。流亡的叫克劳斯，留下的叫鲁卡斯。从此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的际遇。鲁卡斯渐长渐大，开始关问周遭的不幸，也日夜期盼兄弟能故园重逢。

*The Best 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*
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

而兄弟克劳斯又在缔造怎样的人生？

《第三谎言》四十五年的等待，孪生兄弟久别重逢，应该是满怀喜悦，然而却兄弟相逢不相识。这是怎样的梦魇？阻隔兄弟的不仅是悠悠的岁月，还有长长的距离。鲁卡斯匆匆离去，这次真的是生别死离，他竟然……

这是一部“完美的惊悚小说”，其作者雅哥塔·克里斯多夫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当代著名女作家，她的作品具有讽刺性和独创性。本书于1992年荣获法国图书文学奖，构思巧妙，情节曲折，虚实结合，张本合理，出人意料。

这是一本大胆、省略描写与说明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绝佳作品。在结尾安排了意外急转直下的剧情，就小说的构架而言，是介于卡夫卡与伯尔赫斯之间极不寻常而又非凡的小说。

——美国《出版者周刊》

透过质朴无华的语言，描述病态的世界，但却能在残酷、刻薄的情节中读到赎罪的契机。眼前地狱般的景象，故事中主人公却视而不见，反而以无畏的勇气去面对。

——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书评

卓越的残酷现代寓言……字里行间充满了赤裸裸的人性。

——日本《美丽佳人月刊》

以简单浅显的文体，淬炼出一把寒光利剑，直指人最原始的面貌，是一部完美无瑕的作品。

——法国《传真报》

透过让读者毛发耸立的悬疑不安手法，以及登场人物赤裸的会话形态，本书描绘出封闭社会里种种假象的新视野和新风貌。

——法国《世界报》

以顽固却淡然的口吻、写实纪录的形态、丝毫不带情感的抑制、震撼性的冲击……以及非黑色幽默的战栗幽默为武器，编织成专为成人阅读的小说。

——英国《地球报》

在毫无感情的短句里，引领读者进入无限恐怖的世界中，让人不得不想一口气读完它……这是难得一见的好书，完美的惊悚小说，先睹为快！

——瑞士《读者报》

第三
谎
言

陈行元译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第一章

恶童日记

到外婆家

第
三
讲
言

我们从大城市出发，经历了彻夜的旅程。母亲红着眼睛，提了一个大纸箱，我们两个小孩则各提一只行李箱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抱了一本父亲的大辞典，抱得手酸了就由另外一个人抱它。

3个人走了好长段时间。外婆家在小镇另一端，离车站非常远。这儿没有电车、没有公车，偶尔只有几辆军用卡车飞驰而过。

路上的行人稀稀落落，整座小镇都一片沉寂。母亲走在我们两人之间，互相没有交谈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四周回响。

到了外婆的庭院门前，母亲说：

“在这儿等我！”

等了一会儿，我们走进庭院，绕过屋子，找了一扇窗，在窗口蹲下，从那里传来母亲的声音。

她说：

“我们家里没有吃的东西，既没面包、没肉，也没有青菜和牛奶。一无所有，我没有办法再抚养他们了。”

另一个声音说：

“那你倒还记得我。哼！我看这10年来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，没来看过我，甚至没有写过一封信。”

母亲回答：“你很清楚原因，终究我一直深爱着父亲啊！”

那个人又说：“是啊！我当然明白，而且你也还记得自己有个母亲，所以现在有了困难，你就会来找我帮你忙啦！”

母亲回答：

“我并不为自己企求什么，只希望孩子能躲过这场战争。我们那个城市终日战火纷飞，已经没有可以填饱肚的东西了。有的把孩子送到乡下；有的寄住在父母家里；或是送往别的地方，只要能够生存下去，不管什么地方都好。”

那个人说：

“那么你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呀！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。”

母亲说：“他们是你的外孙啊！”

“我的外孙？哼！我没有见过他们，也不知他们叫什么，还说是我的外孙呢！他们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两个，两个男孩，是孪生兄弟。”

那个人又问：“其他的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母亲问：“其他的？”

“当母狗一胎生了四、五只小狗，人们往往都只会留下一只或两只自己养，剩下的就扔到下水沟里溺死。”

那个人说完之后，笑得很夸张。母亲没有吭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人又说：

“他们起码有个父亲吧？我想你应该还没有结婚，因为我不记得你曾经邀请我参加你的婚礼。”

“我已经结婚了，孩子的父亲正在打仗，已经有6个月没消息了。”

“我看你早该死心了！”那个人又笑了，但是，母亲却哭了起来。

此时，我们回到庭院门前。只见母亲和一位老妇人走出屋来。

她对我们说：

“这是你们的外婆。直到战争结束前的这段日子，你们就生活在这里。”

外婆接着说：

“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很久！不过你别担心，我会叫他们做事，我这儿可不是不劳而获的地方！”

母亲说：

“我会给你寄钱的，行李箱里有他们的衣服；除此之外，床单和被子在大纸箱里。小乖乖，要听话，妈妈会给你们写信。”

拥抱我们之后，母亲噙着泪离去。

外婆却狂笑着对我们说：

“床单、被子？白衬衫和光亮的鞋子？让我来教教你们怎样生活吧！”

我们向外婆吐舌头扮鬼脸，而她也跟着猛拍大腿，笑得更疯狂。

外婆的家

外婆家距离小镇的最尽头大概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。

过了外婆家，就只有尘土飞扬的大马路，而且这条路被一长排的栅栏整个切断了。想再往下走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栅栏前方，就有一个哨所。站哨的士兵手里拿着一把冲锋枪，身上挎着一副双筒望远镜。只要一下雨，他就躲进哨所里。因此，我们知道在栅栏的后方，在树丛的遮蔽下，潜藏有一座秘密军事基地，而在它的后方，则是另一个国家的界线。

外婆家的周围是一片广大的院子，往院子的深处走去有一条小河，趟过了小河，是一片树林。

院子里不但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，而且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，还有兔箱、鸡棚、猪圈和养羊的畜栏。我们挑一只最肥的猪，试图爬上它的背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坐稳。

青菜、水果、兔子、鸭子和小鸡，外婆将它们全都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还有鸡蛋、鸭蛋以及羊干酪也一并出售。至于畜养的猪则交肉商。肉商通常是以金钱交易，但是有时候也拿火腿和灌肠来交换。

院子里养着一条狗，用来抓小偷，还有一只猫是用来

捉老鼠的。我们都不常给猫东西吃，所以它常常饿肚子。

除此之外，在道路对面，外婆还种了一片葡萄。

通常，我们得经过又大又热的厨房才能进到屋子来，厨房里的炉子整天不停地烧着火。厨房的窗户边摆了一张又大又长的餐桌和一条 L 形的长板凳，板凳就是我们的床。

厨房里的一道门，通往外婆的卧室，但房门总是紧锁的。其实，外婆也只有在晚上就寝时才会回到她的房里。

另外有一个房间，我们可以从庭院直接进入，而不必经过热烘烘的厨房。但是这个房间里住了一个外国军官，他的房门也同样被锁上了。

在外婆的房子下方有一间堆满了食物的地窖，房子上方则有一间破旧的阁楼，自从我们将通往阁楼的木梯踏条锯断、摔伤外婆后，她就再也无法爬上来。我们则利用一条绳子爬上爬下。这间阁楼的入口恰好在外国军官卧室的正上方，阁楼里藏了我们的作文本子、父亲的大辞典，还有一些不得不藏起来的重要物品。

我们打造了一把可以打开这屋子里任何门锁的钥匙，并且在阁楼楼板上凿了一个洞。还好，有这把钥匙，让我们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，在屋子里往来自如。而通过上阁楼楼板的小洞，我们可以窥视外婆和军官在他们各自房里的任何举动，从来没被发现过。

外 婆

外婆是我母亲的妈妈。在来到这里生活之前，我们根

本不知道我们的妈妈还有一个妈妈。

我们都叫她“外婆”。

别人喊她“老巫婆”。她直喊我们是“狗养的”。

外婆长得又瘦又小，头顶上缠着黑色三角巾，她总是穿深灰色衣服，脚上则是穿着一双很旧的军用皮鞋。天气晴朗时，她就打赤脚走来走去。外婆的脸上满是皱纹和黑褐色的斑点，另外还有许多突起的小肉瘤，肉瘤上面甚至还长毛。牙齿好像也掉光了，不能从外表看到它们。

外婆从来不洗澡也不洗脸，她只有在吃完东西或喝过东西后，才抓起头巾的一角随便在嘴上抹一下。外婆不在屋内尿尿，而是随便在屋外找个地方。她也一直不穿内裤，只需叉开双腿，就可以尿尿了。

外婆也从不换衣服。每天晚上，我们看见她在入睡前脱掉外面的裙子和短上衣，睡觉时就穿着里面的那套裙子和上衣，而且她从不摘下头巾。

除了晚上，外婆平时说话不太多。但是到了晚上，她取下架子上的酒，然后嘴巴直接对着瓶口喝起酒来。不一会儿，她就会开始说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，这不像是那些外国士兵说的话，而是一种非常陌生的语言。

外婆就一直用这种让人听不懂的语言自言自语，她偶尔会笑一笑，要不就是大发脾气或是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。几乎每次喝酒喝到最后，外婆就会哭起来，然后晃悠悠走回她的房里，倒在床上放声大哭。就这样，外婆的啜泣声会持续一整夜。

差 事

我们天天都必须帮外婆做事，不然的话她就不给我们东西吃，而且还会赶我们到外头睡觉。

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愿听从外婆的命令，结果只落在院子里过夜，而且也只能吃一顿水果和生青菜的下场。

每天早上天亮之前，外婆就会出现在院子里，见到我们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忙着喂养家畜、挤羊奶。然后将羊群赶到河边，把它们拴在树下，任它们吃草。接着再回到院子里浇水。之后，再把采摘下来的蔬菜、水果装上她的独轮车。这辆独轮车上同时也载了满满的一篮鸡蛋，还有一个小笼子，用来装那些脚被绑在一起的兔子、鸡和鸭。

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外婆就拖着独轮车上菜市场去。独轮车前的粗皮带绕在外婆细细的脖子上，外婆就这样低着头，使劲的拉着车子往前走。她步履蹒跚地踏上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，路上碎石遍布，所以外婆整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，很像鸭子走路。然而，到市场的整条路上，外婆从没停下来休息过。

一从菜市场回来，外婆就把卖剩的青菜煮成浓汤，然后再把剩下的水果做成果酱，她就吃这些东西过活。吃过饭后，她就在葡萄树下睡1小时的觉。睡醒之后，就顺便整理葡萄园。如果那儿没什么需要做的，她就回来砍柴或第二次给院子里的动物喂食。她到河边拉回羊群，挤羊奶之后，自己就到森林里捡些蘑菇和枯柴回来。外婆用羊

奶做干酪，或把捡回来的蘑菇和豆子一起晒干。如果还有时间就整理菜圃，重新给院子浇水。忙完这些事情，她还会到地窖里去收拾东西，直到夜晚来临。

到外婆家的第6个早晨，当外婆刚刚走出屋子，我们早就已经把整个院子浇好水；当我们把一桶猪食交到她手上之后，就把羊群赶到河边吃草，并且还帮她打装好独轮车。没过多久，当外婆从市场回来，我们正好在劈柴。

吃中饭时，外婆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总该体会了吧！这一屋一瓦和这些食物都来之不易！”

我们回答她：

“才不是这样呢！这些工作看起来很辛苦，但是站在一旁看别人工作，而自己却只能袖手旁观，那才更辛苦呢！况且在工作的是个年迈的老人！”

外婆冷冷的笑一笑说：

“狗养的，你们是在可怜我吗？”

“我们才不会可怜你，外婆，我们只是把心里的话讲出来，如此而已！”

过了正午，我们就到森林里去捡拾枯柴。

从此，只要是我们兄弟两人能做的事我们就去做。

森林和小河

森林很大，河流很小。如果要进入森林，就不得不越过那条小河。在水量较不大时，我们只要在石头上跳着前进就可以过河；但是下过大雨之后，河水的高度有时候甚



至会淹到我们的腰部；想要过河的话，下半身就不得不浸泡在冰冷污浊的河水里。于是我们决定在河上造一座桥，材料就捡拾附近一些被轰炸毁损房子的砖头和木板。

我们造的桥非常坚固，于是带外婆去走走，外婆试了试之后对我们说：

“嗯！不错，但是你们不要走太远。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边界，那些士兵会向你们射击。听好！千万别迷路，我是不会来找你们的。”

在造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河里有鱼。它们大都躲在石头下或是有水草的阴暗处，有的则在水里树枝交错之间游弋。我们先看准几条大鱼，然后逐个抓进我们装满水的浇水壶里。

晚上，我们带着这些鱼回到家，外婆就问我们：

“狗养的，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我们回答：

“用手抓呀！这非常容易，只要耐心等待就成了。”

外婆接着说：

“好吧！以后多抓一点，能抓多少就抓多少。”

隔天早上，外婆把浇水壶放在独轮车上，一起载到市场，把那些鱼卖了。

我们经常到森林里，从来就没迷路，甚至，我们还清楚那个方向是靠近边界。没多久，那些站哨的士兵都认识我们了。他们从不向我们开枪。从外婆那儿，我们也学会分辨出那些蘑菇没有毒，可以食用。

我们每次从林子回来，背上总会背着一捆捆的木柴，还有一筐筐的蘑菇和栗子。我们把背回来的木柴整整齐齐

排在屋檐下靠墙的地方；而栗子就等外婆不在厨房时，拿到炉窖上烤着吃。

有一回，我们走到森林深处，在一个被炸弹炸开的大窟窿旁边发现一个已经死掉的士兵。他的尸体可以说很完整，惟独缺了两只眼睛，一定是被林子里的乌鸦给啄走的。我们带走这个士兵身上的步枪、子弹和手榴弹；将步枪藏在一捆木柴里面，而子弹和手榴弹就藏在篮子里——覆盖在蘑菇下方。

一回到外婆家，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分别将这3样东西用草秆仔细包裹好，再放入装马铃薯的麻袋里，最后把它们埋在长板凳下面，恰恰就在那位军官的窗户底下。

污 垢

以前在那个大都市的家里，母亲经常帮我们洗澡；有时淋浴，有时泡在澡盆里。她会给我们穿上洁净的衣服，也替我们剪指甲。头发长了，带我们上理发师那儿修剪。每餐饭后，我们也必须刷牙漱口。

现在住外婆家，一切大不相同。这儿没有浴室、没有自来水，想洗澡是不可能的。要用水时，还得提着水桶到院子的井边打水。屋子里既没有肥皂，也没有牙膏，更不用说会有清洁剂了。

厨房的任何一件东西都很脏。红色、不规则的地板磁砖经常黏住我们的脚，大餐桌上常弄得我们的双手、手肘一团黏糊；炉窖上沉积一层厚厚的黑色油垢；墙壁也因为烧黑炭而熏得黑黝黝。碗盘、汤匙、刀子经过外婆的清



洗，却从未因此而更干净；平底锅的表面则积了好几层污秽；而那些褪了色的破抹布总会不时发出怪怪的味道。

刚到外婆家时，我们根本就没食欲，尤其是看到外婆一边作饭一边用袖子擤鼻涕，擤完了却不洗手的情景时，我们就更没胃口。现在，我们完全不在意了。

天气热的时候，我们就到河里洗澡，然后到水井旁洗脸、刷牙。天气变冷时，就不可以这样洗了。因为在屋子里找不到一个够大的脸盆。我们没有再见到母亲带来的那个大纸箱，而装在里面的床单、被子和浴巾也不知去向

了。

看来是外婆把它们全卖掉了。

我们一天比一天脏，身上衣服也是如此。于是我们从长板凳下的旅行箱里翻出一些干净的衣服穿，但没过多久，箱子里的干净衣服全都穿脏了。渐渐地，我们的衣服磨出了窟窿，鞋子也穿破了。后来，只要有可能，我们就打赤脚，只穿条内裤或长裤。因为常打赤脚的原故，脚底长出又厚又硬的茧，即使踏到尖刺的东西或石头也不会感到痛了。慢慢地，我们被晒得浑身黝黑，大大小小的伤口遍布我们的手臂和双腿；有擦伤、割伤、虫子咬伤和一些结痂快剥落的伤口。我们的指甲从未剪过，有的是自己断裂。除了这之外，我们还留了一头披肩的长发，它们几乎被太阳晒得变成白色。

上厕所的地方在院子深处，这儿没有卫生纸，所以我们摘了几片大叶子，用它们替代卫生纸。

久而久之，从我们身上经常可以闻到一股杂味：有肥料味、鱼腥味、草味、蘑菇味、烟味、牛奶味、干酪的酸